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二十一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藏書

目
錄

目
錄

宋元學案補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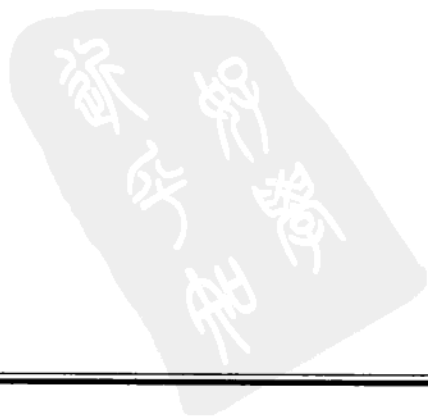
四（卷四〇至卷五六）

邱進之楊世文校點

卿三祥審稿

.....

一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

橫浦學案補遺

橫浦師承

郎官黃先生珪

附師李薦 弟琇

黃珪字元功、永福人、徙居侯官。從司業李薦學。釋褐後復中乙科、爲衢州教授、啓發甚至。除杭州教授、時橫浦爲諸生、實在座下。紹興八年、橫浦爲吏部侍郎、先生爲郎官、間相過從、仁心義色、肅然郁然。先生嗜學不倦、自登第以至踐歷臺省、無一日廢書。嘗謂季弟琇曰、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吾兄弟素習禮經、盍佩而行之。平昔所寓、必大書誠意正心四字于座右、以效古人盤孟几杖之戒云。橫浦文集

龜山門人

【補】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邵州學濂溪先生祠記述潘燾之言曰、

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于先生也、亦祠以侑焉。是先生

固濂溪私淑矣。

雲濂謹案、黃氏補本爲先生傳作海昌人、且言其投檄而歸

海昌云。

橫浦語要

敬之一字、乃克己私之利刀子。

有是四端而不知學問、則行于所不當行、故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惡小人而惡君子者、有遜位于子之而召亂者、有非君子而是小人者。此所以不可不學也。何謂學。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伊川所謂五者廢其一、則非學。

論語含蓄、未易理會、雖至妙之理、只一兩句便了。孟子須反復詳說、初學讀之、比之論語似易曉、然亦未易觀。蓋孟子多散漫、觀者須把他散漫處、去尋他渾成處看。

行則見于實效、知多止于說辭。



一國之大、有百官有司之俸、有祭祀賓客之給、儻輕費妄用、則將頭會箕歛、奪民財而民不勝病矣。要當量入爲出、百官有司、其俸有高下、其品有章程。

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蓋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也。

橫浦書說

孔安國曰、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是典之爲義、特載唐堯常事。而今觀其所載、皆後世人主勉強勞苦、終未能彷彿其萬一者、而曰常道、則其意所責于後世人主者、其亦不淺也。

吾儕讀書、當學堯舜。堯之用賢、堯之同天、堯之知人、堯之識變、果何自而來哉。當亦知所主也。蓋深思其所以然、他日以堯舜之道輔吾聖君、則亦有

所據矣。以上堯典

益稷未嘗有一字、而乃以命篇、何也。曰、此史官之意、以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爲之佐也。同心協贊、得以名篇、使後世之士知功不必爭、名不必擅。儻吾懷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如益稷者、亦自不廢于唐虞之時、至列名于禹、皐陶之後、則忌嫉之心、強愎之意、庶幾其少瘳乎。益助禹以刊木、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濬川、而奏艱食鮮食。二人與同其勞苦、共成此大功、三人心、一而無間。史官以其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于禹、皐陶之後焉。至于論安汝止、以動上帝、作股肱耳目、以至治庶頑讒說、反覆辨論、至于賡歌、皆禹昌言之所及也、故因以附焉。其主則在益稷而已。益稷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乎四海、皆禹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



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訖于四海者、盡載以奏于上、藏之史官、略加刪潤、叙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而謂之夏書。然其間稱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自稱（祗）（祗）我之德不違我之行、而不知退讓、安在其爲不矜伐哉。曰：古之所謂不矜伐者、非如後世心夸大而外辭遜也。其不矜伐者、在以其色理情性退然如無能之人、不言而天下知其爲聖賢。至于辭語之間、當述叙而陳白者、亦不可切切然校計防閑、如後世之巧詐彌縫也。使其如後世之人、中外不相應、豈能變移道化、成此大功哉。余因以發之。然此書所紀事亦衆矣、而謂之禹貢、其間言賦篚亦鮮矣、乃不略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謂、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

有獻于上、若人子具甘旨溫清之奉于慈親焉、此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茲乎。不及賦篚、以言名雖曰賦篚、亦非強爲科索、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總名之曰貢也。意其深哉。嗚呼。山川水土道里、細微事亦大矣、而其名篇、乃以民心爲言。則聖賢之心、蓋可知矣。禹貢此篇周公攝政、代成王大誥多邦、及御事以征三監之意也。此事正在流言時、未必成王之心也。當時柄在周公、而周公身受武王之託、故專此事而不疑、以謂區區之心、天地必知之、武王知之。若以嫌疑爲自安計、則吾與武王辛勤艱苦、成此基業、一旦坐視其將墜而不救、此亦何心哉。然而以後世觀之、周公所以自謀者、亦已疏矣。以是知古之聖賢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爲身計、爲天下國家計。疑在成王、忠在一身。周公行與天通、與鬼神通、則成王疑心自當破散、而吾之忠誠自當見矣。此

篇益見周公之忠、益生成王之疑。余反覆讀此、輒爲之三歎。周公以爲三監賊也、在所當征。成王以爲三監忠也、周公擅兵權以騁私欲、殺三監以滅口耳。事既如此、而邦君御事、又以爲成王當考翼、不可征。周公諄諄以卜、乃先王之所信而十夫予翼、賢者亦以爲當征。武王所圖之事、所圖之功、所指之疆土、豈可中輟、爲他人凌踐哉。所以獨忤君心、獨違衆議、以十夫爲助而秉此忠誠、上通天心、下通三王之心、以征之。征而成功、成王愈疑。非上天明其忠、嗚呼、周公之負枉、其有既乎。大誥

微子蓋帝乙長子、特以其母初賤而生、故不立。其後、母貴而生紂、故紂得立。然而紂無道、亡天下、其子武庚又背叛、亡其國、商緒宜絕矣。周家忠厚、不忍滅商宗廟社稷、卒封微子以爲商後、且使成湯以來、不泯祭祀。凡三十二傳、而滅于齊、是全湯之宗祀者、微子也。使微子繼帝乙有天下、豈有牧野

之事乎。微子之命

余觀君牙、伯冏之篇、亦虛心于治道矣。穆王其父昭王溺死于漢水、略無恢復之計、而馳驚四方、與兩篇之言絕不相似。然而余三復兩篇、見其慙慙惻惻、有足以感動人者。何也。曰、德宗何人哉、有陸贄作奉天詔書、遂使山東父老爲之泣下。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人君子憫穆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厲于臣下也。或曰、安知非出于穆王之自爲耶。曰、穆王無志如此、以五十之年、乃即尊位、而乃不以父恥爲念、區區如兒輩務夸馬力、奔走四方、此不才之主也、安得有此至誠之言。同命以史攷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尙忍言之耶。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傷求死之、不給、肯爲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權以濟事、方且枕戈嘗膽、以報父仇、肯命文侯而無一言以及幽王、略無傷痛之辭。何也。豈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

爲此畏懼、將以有待耶。而在位五十年、略無設施、是特不孝之子而已。孔子存之、蓋以著平王之罪、與胤征同也。文侯之命

王伯厚曰、張子韶書說、于君牙罔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于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于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

張無垢中庸說

朱子曰、張公始學于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于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欄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原註、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見于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

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旨意、略如^①其所受于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于子夏、李斯原于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爲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故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徧爲之辨。大抵恩遽急迫、其所以爲說、皆此書之類也。

天命之謂性、第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爲己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爲己物、而入于仁義禮智中矣。然而未見其施設運用也。脩道之謂教、則仁行于父子、義行于君臣、禮行于賓主、知行于賢者、而道之等降隆殺、于是而見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贊其可貴而已。

性亦何待于人贊其貴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可謂庶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言矣。且既謂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日未爲己物，則是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自起而收之，而後得以爲己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前，其爲人也，孰使之呼吸食息于天地之間，以收此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于一處，可搏而置之軀殼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爲體者也。今日體爲己物，然後入于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逆設于此，而後性來于彼也。不知方性之未入也，是四者又何自而來哉？凡此，皆不知大本，妄意穿鑿之言。智者觀之，亦不待盡讀其書，而是非邪正已判于此章矣。仁行于父子，義行于君臣，是乃率性之道，而遽以爲脩道之教，亦失其次序矣。

不睹不聞，少致其忽，宜若無害矣。然而怠忽之心，已顯于心目之間。

不足以感人動物，而招非意之辱，莫爲之禍焉。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以上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至慎其獨也

朱子曰：「君子所以慎其獨者，非爲恐招禍辱而已也。今日不睹不聞之間，少致其忽，初無所害，特恐招禍辱而後慎其獨焉，非知道之言也。」

未發以前，戒慎恐懼，無一豪私欲。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朱子曰：「未發以前，天理渾然。戒慎恐懼，則既發矣。」

方率性時，戒慎恐懼，此學者之事也。及其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然後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教，以幸于天下。至于此時，聖人之功用興矣。



藏書

朱子曰、率性之謂道、言道之所以得名者如此。

蓋曰各循其性之本然、即所謂道爾、非以此爲學者之事、亦未有戒慎恐懼之意也。脩道之謂教、通天下而言之、聖人所以立極、賢人所以脩身、皆在于此、非如張氏之說也。又曰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理亦有礙、且必至此地、然後爲人倫之教、以幸天下、則是聖人未至此地之時、未有人倫之教、而所以至此地者、亦不由人倫而入也。凡此皆爛漫無根之言、乃釋氏之緒餘、非吾儒之本旨也。

率性之謂道、未離本位。修道之謂教、不可以離不離名之也。以上君子中庸

朱子曰、言性有本位、則性有方所矣。聖賢言性、似不如此。假如其說、則前章云率性所以求中、言求則是自此求彼、非離正位而何。至于以脩道爲聖人之功用、則又曰不可以離不離名之。

蓋其說有所不通、而駸駸乎遁矣。

人皆用知于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于戒慎恐懼。使移詮品是非之心于戒慎恐懼、知孰大焉。人皆曰

予知

朱子曰、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爲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詮品是非乃窮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絕之、吾見其任私鑿知、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豈釋氏所稱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與。

顏子戒慎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于喜怒哀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喪。

朱子曰、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樂、莫非性也。中節、則無不善矣。不知更

欲如何得之。而又如何深入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性。而常在性之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喪。尤害于理。

人第見其拳拳服膺。而不知顏子與天理爲一。無一豪私欲橫乎其間。不識不知。我已且無有矣。以上回之爲人

朱子曰。此言蓋欲極意以諛顏子。而無所準則。不自知其言之過也。

予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喜怒哀樂未發處爾。惟聖者能之

朱子曰。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閒暇。而理致自遠。似不如此之駭遽而張皇也。

由戒慎恐懼以養喜怒哀樂。使爲中爲和。以爲天地。化育萬物。

朱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本然之中。發而中節。乃本然之和。非人之所能使也。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亦理之自然。今加以字而倒其文。非子思之本意矣。此乃一篇之指要。而張氏語之輒有差謬。尙安得爲知言哉。

中庸無止法。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自謂知能止矣。○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以其戒慎恐懼。察于微茫之功也。

朱子曰。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蓋無止。則高者過卑者陷。非所以爲中庸矣。聖人固未嘗自謂知能。然非此章之指也。蓋所謂不知不能。莫能載。莫能破。皆極言道體之無窮爾。非爲聖人而言。亦無察于微茫之意也。

戒慎恐懼。則未萌之始。已致其察。至于鳶飛魚躍。而察乃在焉。○上際下蟠。察無不在。所以如鳶飛魚躍。察乃隨飛躍而見焉。

朱子曰。中庸引此詩。以發明道體之無所不在。所謂費而隱也。明道上蔡言之已詳。子思復生。

不能易也。張氏之云、不亦異乎。且曰未萌之始已致其察、則是有事焉而正之也。

顧惟此察始于戒慎恐懼、以養中和、而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乃起而爲中和。以上君子之道費而隱

朱子曰、起而爲中和、如之何其起也。此豈知中和者之語哉。

人即性也。以我之性、覺彼之性。

朱子曰、詳經文、初無此意、皆釋氏之說也。且性豈有彼我乎。又如之何其能以也。

使其由此見性、則自然由乎中庸、而向來無物之言、不常之行皆掃不見跡矣。以上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朱子曰、見性本釋氏語、蓋一見則已矣。儒者則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有以養而充之、以至于盡其用力有漸、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際一有懈焉、則幾微之間、所害多矣。此克己復禮之所以爲難、而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死而後

知其免也。張氏之言、與此亦不類矣。然釋氏之徒、有既自謂見性不疑、而其習氣嗜欲無以異于衆人者、豈非恃夫掃不見跡之虛談、而不察乎無物不常之實弊、以至此乎。然則張氏之言、其淵源所自、蓋可知矣。

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己也。知己之難克、然後知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以上忠恕違道不遠

朱子曰、恕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蓋嘗言之。然其爲說、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爲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謂衆人者、亦



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并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爲不忠不恕，孰大于是。

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蓋所以致其察也。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朱子曰：此四句當爲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絕處，求猶責也。所求乎子者如此，然我以之事父，則自有所未能。正蒙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將由是而加勉，正身以及物，非如上章所云以己難克而并容他人也。且又曰：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則是君臣父子，漠然爲路人矣。旻天之泣，小弁之怨，又何謂也？蓋其馳心高妙，而于章句未及致詳，故因以誤爲此說，以求爲察，亦非文義。

顧者，察也。言順行

朱子曰：按上章，以求爲察，固已無謂，此又以顧爲察，尤爲牽合。大抵張氏之爲是說，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意推之，不問其至于何處，與其可行不可行也。篇內所謂戒愼恐懼，下章所謂忠恕，所謂仁勇，所謂發育峻極，皆此類也。

君子戒愼恐懼，醞釀成中庸之道。在上位不陵下

朱子曰：中庸之道，天理自然，非如酒醴，必醞釀而成也。

欲知戒愼恐懼之效，當于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效，當于父母卜之。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

朱子曰：此言皆牽合無理，且父母至尊，豈人子所以卜忠恕之物乎？詳味此言，可見其二本矣。

天地萬物森然，鬼神列于中，不可違也。鬼神之爲德

朱子曰：張氏他章之說甚詳，而此獨略，將有所疑而不敢盡耶？抑其所謂鬼神者，特如世俗之論而不之究耶？然詳味列字之意，則以鬼神別

爲一物明矣。豈知鬼神者之言哉。

言此所以勉天下之爲德也。當始于^③戒愼恐懼、而以位祿名壽卜德之進否。大德必受命

朱子曰、德盛則名位祿壽從之、乃理之必然。非姑爲此言以勉天下之爲德、亦非使學者以是四者卜其德之進否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其受命也、乃不期而自至耳。豈曰卜之云乎。張氏之說、乃謀利計功之尤者。學者一有此念存乎胸中、則不可以進德矣。

戒愼恐懼、則無適而不在中和、其無憂也必矣。中和之中、自當有賢父聖子。○武王之舉危道也。以

上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朱子曰、凡此類皆牽合、而此數句尤疏闊無理。又以武王之舉爲危道、則是聖人行險以徼幸也。是豈知順天應人之爲安哉。

不知先王居于何地、乃知天神自郊求、地自社求、

示人鬼自禘嘗求哉。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朱子曰、先王所以知此、以其理而已矣。不煩更爲奇怪之說。

布種下實、未及頃刻。地道敏樹

朱子曰、雖天下至易生之物、亦未有下種未及頃刻而發生者。此可見其矜奇欲速之心矣。

戒愼恐懼、深致其察、所以知天也。

朱子曰、戒懼致察、既知天而事天之事也。未能知天、則何所戒懼乎。

推知天之心以知人、推知人之心以事親。以上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至不可以不知天

朱子曰、推知天以知人、猶之可也。推知人以事親、不亦悖乎。伊川先生曰、不知人、則所與或非其人、所由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論不可易也。

知而未能行、是未能運用此誠也。



朱子曰、知而未能行、乃未能得之于己、豈特未能用而已乎。然此所謂知者、亦未真知也。真知則未有不能行者。且曰運用此誠、亦非知誠者之語。蓋誠則無爲而成、初不煩運用矣。

行知仁勇者、誠也。而所以知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即誠也。所以行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即誠也。此聖人極誠之所在而指之也。○誠字雖同、而行知仁勇之誠、不若知誠之誠爲甚明、知誠之誠、不若行誠之誠爲甚大也。以上所以行之者一也、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朱子曰、經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與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兩句立語命意不同、張氏似誤作一例讀之、故其爲說如此。文義猶不暇通、而遽欲語其精微、此其所以失之也。且所謂誠者、一而已矣、今乃裂而三之、又于其中相與自爲優劣。蓋不窮天理、無所準則而逞其私智、逆

探幽深、橫驚捷出、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安得不至于是不乎。然推其本原、則生生化化、見見聞聞之緒餘也。

近之爲言、以不遠也。不遠、即在此而已。第知所以好學者誰、所以力行者誰、所以知恥者誰、則爲知仁勇矣。見于言語文字者、皆近之而已、惟人體之識、所以體者爲當幾而明、即事而解、則知仁勇豈他物哉。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朱子曰、上章旣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次如此。張氏以爲不遠者是矣。而又曰即在此而已、何其言之相戾也。蓋其所以爲說者、牽之以入于荒唐繆悠之中、其勢不得而自已爾。夫好學力行、知恥在我而已、必求其所以如此者爲誰、而後爲至、則^⑤是身外復有一身、心外復有一

心紛紛乎果何時而已耶。設使果如其言、則所謂誰者、一而已矣。聖人復何用虛張三者之目、使學者徒爲是多方以求之耶。詳求聖人之意、決不如是、特釋氏之說耳。此章之旨、惟呂博士之言淵慤有味、庶幾得之。張氏之徒、蓋以爲淺近而忽之矣。然豈知其言近指遠、甚得聖賢之意也與。

如其知仁勇、則亦不期于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懷諸侯柔遠人矣。○九經以次而行、皆中其會矣。以上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朱子曰、如張氏之云、則九經皆剩語矣。聖人之道所以異于異端者、以其本末內外一以貫之、而無精粗之辨也。故子思于九經反覆三致意焉。而張氏忽之如此。蓋每事欲高于聖賢一等、而不知憑虛失實、祇其所以爲卑也。

欲學者養誠于平日也。凡事豫則立

朱子曰、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既誠矣、則何豫養之云乎。

世之論誠者、多錯認專爲誠。夫至誠無息、專非誠也。以專爲誠、則是語言寢處應對晏酢皆離本位矣。

朱子曰、專固不足以盡誠。然遂以無息爲誠、則亦誤矣。蓋惟至誠爲無息、非因其無息、而命之以誠也。離本位之言、聖人無有、已辨於前矣。然專亦豈能遽離本位哉。

世之行誠者、類皆不知變通。至于誦孝經以禦賊、讀仁王以消災。

朱子曰、聖賢惟言存誠思誠、未嘗言行誠。蓋思之既得、存之既著、則其誠在己、而見于行事者、無一不出于誠。謂之行誠、則是己與誠爲二、而自我以行彼。誠之爲道、不如是也。如此者、其失不但不知變通而已。若曰所行既出于誠、則又



不可謂之行誠而亦無不知變通之理。張氏之言進退無所據矣。至于誦孝經以禦賊蓋不知明理而有迂愚之蔽以是爲行誠而不知變通。然則張氏之所謂誠亦無以異于專矣。讀仁王經者其溺于邪僻又甚不得與誦孝經者同科矣。

格物知至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

朱子曰格物之學二先生以來諸君子論之備矣。張氏之云乃釋氏看話之法非聖賢之遺旨也。呂舍人大學解所論格物正與此同愚亦已爲之辨矣。

注之于身則身誠注之于親則親悅注之于友則友信注之于君于民則獲上而民治。

朱子曰明乎善則身自誠乃理之自然身誠則

親自悅由是以至于友于君于民皆然乃積盛充實而自致耳。今日注之而然則是設之于此射之于彼而冀其必然也其爲不誠莫大于是。

誠之所在擊觸轉移。以上不誠乎身矣

朱子曰至誠積于中而事物應于外理之常也然豈若是其驚遽暴疾哉。

博學者戒愼恐懼非一事也。博學之

朱子曰戒愼恐懼乃篤行之事非博學之謂也。

由上智之自得而合乎聖人之教者性也由遵聖人之教而造乎上智之地者教也。上智自得而不合于聖人之教則爲異端矣。誠明明誠

朱子曰張氏于誠明之說蓋未嘗深攷而爲此說以合其素論觀其自處傲然已在誠明之域矣然謂上智自得而有不合于聖人之教者則未知其所得果何事也。且所謂異端者復誰謂乎。夫豈不自知其已失身于此而故爲是言者



是乃所謂改頭換面、陰予而陽擠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己。其爲不誠、莫大于是。以是心而語中庸、不亦戾乎。大哉聖人之道、章云荒唐夢幻之學、其意亦猶是也。

此誠既見、己性亦見、人性亦見、物性亦見、天地之性亦見。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至天地參矣

朱子曰、經言惟至誠、故能盡性、非曰誠見而性見也。見字與盡字意義迥別。大率釋氏以見性成佛爲極、而不知聖人盡性之大、故張氏之言每如此。

禮樂射御書數、中有造乎誠之地也。

朱子曰、直造乎誠、則非致曲也。

變者、此誠忽然而有、倏然而無。以上其次致曲

朱子曰、誠若如此、何以爲物之終始乎。

既前知之、則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爲福、妖爲祥、亡爲興、蓋無難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朱子曰、至誠之道、非可以者、以之則非誠矣。夫轉禍爲福、易災爲祥、以〔大〕〔太〕戊高宗之事觀之、則理固有是、然不如是之易也。是以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祗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然此章之指、初亦不爲是發也。

吾誠一往、則耳目口鼻皆壞矣。不誠無物

朱子曰、誠無人我之別、不必言吾。無彼此之殊、不必言往。耳目口鼻亦豈有一旦遽壞之理哉。此章之說、諸先生言之悉矣。觀此得失可見。

誠未足貴、誠而又誠之、斯足貴也。君子誠之爲貴

朱子曰、聖人言、天下之理、無出于誠。而曰誠未足貴、何其言之悖也。且既誠矣、以爲未足貴、而又誠之、乃足貴、則前之所謂誠者、無乃爲棄物與。蓋緣本不知誠、而惟恐其言之小、故其言每如此。且誠者天之道、豈亦未足貴、必待誠之者